

英文青春诗集
*English Poems
for
Young Adults*

黄杲忻◎译

Translated by Huang Gaoxin



英诗汉译对照系列
English Poetry Serie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英文青春诗集

*English Poems
for
Young Adults*

黄杲炘◎译

Translated by Huang Gaox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文青春诗集/黄杲炘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英诗汉译对照系列)

ISBN 978-7-5446-5620-7

I. ①英… II. ①黄… III. ①诗集—英国—英、汉 ②诗集—美国—英、汉 IV. ①I561.2 ②I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743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梁翰杰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字数 433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5620-7 / I

定 价: 6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 4008-213-263 电子邮箱: editorial@sflep.com

黄杲炘

1982年出版《柔巴依集》，首创英诗汉译迄今最严格的译诗要求。译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坎特伯雷故事》、《英国叙事诗四篇》（含蒲柏、司各特、丁尼生、王尔德作品）、《英国名诗选》、《美国名诗选》、《英文滑稽诗300首》、杜拉克《谐趣诗A到Z》、林顿《宝宝的伊索》、利尔《胡调集》等英汉对照诗集27种，及《鲁滨孙历险记》《殷红的花朵》《伊索寓言500则》《伊索寓言诗365首》《拉封丹寓言全集（1-6卷）》等。

数十篇译诗论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中国翻译》《外国语》《东方翻译》《诗网络》等报刊，收入文集《英语诗汉译研究》《译诗的演进》《译路漫漫》。专著《英诗汉译学》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坎特伯雷故事》以最高票获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英诗汉译对照系列

黄杲炘 译

ENGLISH POETRY SERIE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BY HUANG GAOXIN

《英国短诗集》
British Short Poems

《美国短诗集》
American Short Poems

《英文爱情诗集》
English Love Poems

《英文青春诗集》
English Poems for Young Adults

《英文十四行诗集》
English Sonnets

《英文趣诗集》
English Poems of Fun, Fancy & Forms

本社推出的《英国名诗选》（2015, 2017）、《美国名诗选》（2015, 2018）可视为本系列的“引子”，而《英诗汉译学》（2007，增订本即将推出）则可视为这些译诗的理论基础。

谈译诗的可能性

很多名人说过诗不可译，但是诗却是必须译的，因为诗歌中有着各种民族文化和各种语言文字的精华，而世界上民族和语言很多，不可能都去读原作。所以尽管有“诗不可译”之说，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译诗仍源源而出，而且出得似乎比创作诗还热闹些。因此问题倒在于：如何让译诗更准确一些，更好一些。

我们的现代译诗早先是以传统的文言诗形式去译外国诗内容，而外国诗的语言与日常用语的差别远小于我们文言与白话的差别，所以这样的译诗很难准确反映原作的内容与形式。

上世纪初白话诗兴起，称为新诗。有了这样的创作，译诗也随即用白话。由于在反映原作内容上这样做可比较准确，很快被大家接受，而在对准确反映原作内容上有了把握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经典的外国诗大多有格律，而格律本就是诗的重要元素，既有特殊的审美意义又有文字所没有的信息，译诗中应当反映。

我国的传统文言诗格律严谨，新诗冲破了长期的格律传统，一泻而出，尽情享受自由。但诗歌毕竟不同于其他文体，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唯有诗才有格律，格律是诗的文体特征，再说，我国有悠久的格律传统。因此有些诗人致力于为新诗建立格律。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韵式，这问题不大；二是确定诗的建行单位，有的以字为单位，有的以由字构成的“音组”或“顿”为单位。新诗中有了这样的实践，随即就用在译诗中。于是有的译诗让诗行字数与原作诗行的音节数相等或相应，这种“限定字数译法”的代表是朱湘、梁宗岱；有的译诗让诗行的音组数或顿数与原作诗行的音步数相当，这种“以顿代步”译法的代表是孙大雨、卞之琳、屠岸。

新诗中也有顿数和字数兼顾的，如闻一多的《死水》，其第一节是：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妨|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这里每行都是四顿九字。有了这样的创作，也就有这样的翻译，例如闻一多1928年发表的译诗《幽舍的麋鹿》，原作是哈代的*The Fallow Deer at the Lonely House*：

One without looks in tonight
Through the curtain-chink
From the sheet of glistening white;
One without looks in tonight
As we sit and think
By the fender-brink.

We do not discern those eyes
Watching in the snow;
Lit by lamps of rosy dyes
We do not discern those eyes
Wondering, aglow,
Fourfooted, tiptoe.

今晚有人从外边望进来，
从窗帘缝里直望；
窗外亮晶晶的满地发白，
今晚有人从窗外望进来，
我们只坐着想，
靠近那火炉旁。

我们看不见那一双眼睛，
在窗外的雪地上；
桃色的灯光辉映着我们，
我们看不见那一双眼睛，

直发愣，闪着光，
四只脚，跛着望。

对照一下可看出，这译诗准确反映了原作内容与格律形式（或许在一些枝节上有见仁见智之处，但可在这样的格律框架内调整）。我觉得，一首诗能译成这样，是相当成功的，说明诗是可以译的，问题看你怎么译。当然，这也得益于汉语汉字在译诗中的潜力，而闻一多早在近百年前就通过实践一步步发现了这种潜力。

这里我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是英国女诗人Christina Rossetti的小诗*I'll Try*。下面是该诗原作和拙译《我来试试》：

The little boy who says 'I'll try'
Will climb to the hill-top.
The little boy who says 'I can't'
Will at the bottom stop.
'I'll try' does great things every day,
'I can't' gets nothing done;
Be sure then that you say 'I'll try'
And let 'I can't' alone.

有个小男孩说“我来试试”，
结果他攀到了山顶；
有个小男孩却说“我不行”，
结果在山脚下站停。
“我来试试”每一天成大事，
“我不行”却一事无成；
你千万应该说“我来试试”，
可得要远离“我不行”。

当然，“我来试试”不一定就攀到山顶，也可能只爬到半山腰，甚至半山腰也不到，但无论如何总比老呆在山脚下好吧（甚至还说说风凉话）？而如果再来一个“我来试试”的接着干，那就可能爬到山顶。

从上面例子可看到，英语诗和现代汉语诗在表达同样意思时，所需语言材料的总量差不多，或者说，所需要的话语长度可以差不多，而由于汉语灵活，韵部较宽，词汇丰富，所以有较多机会按原作的韵式押韵，也有可能让诗行长度与原作相应诗行的长度相当。例如对上面哈代的这首诗，本书中有着用词几乎全然不同的译文《孤寂屋子外的扁角鹿》。这至少说明，在与原作相应的格律框架内，译者在准确反映原作内容上仍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当然还可能译得更精确更传神，值得“试试”。

所以我认为，不要完全否定译诗的可能性，问题倒在于我们的译诗是否已尽了力，是否还可以改进。再说，语言是在发展的，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些原来很难翻译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后来变得有可能表达。例如美国女诗人Gwendolyn Brooks有首著名短诗的标题是*We Real Cool*，我本来觉得这个cool很难解决，特别是用一个单音词解决，但现在我们有了意思上完全可对应的“酷”，而且用在这诗中正好。

总之我觉得，既然在翻译，就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原作，能准确反映最好，不能准确反映，也应当设法反映，多想想或许会找到通融的办法。

余光中先生在《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中说过一句俏皮话：“双声与双关，是译者的一双绝望”，他的例子是拜伦《哀希腊》诗中的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认为“胡适译为‘英雄瑟与与美人琴’，音调很畅，但不能保留双声”。事实上，如果能略作通融，似可译为“豪杰的号角，情人的琴弦”，而且以译文的四顿应原作的四音步。只是h和l的“头韵”在英文中一目了然，而汉语“豪杰的号角”中尽管是“双料”的双声，“看”却是“看”不出来的。

再说“双关”。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第四版）第20首如下：

And this reviving Herb whose tender Green
Fledges the River-Lip on which we lean —

Ah, lean upon it lightly! for who knows
From what once lovely Lip it springs unseen!

芳草苏醒，毛羽般的新翠鲜绿
满江渚；在这里我们靠下身軀——

轻轻靠着吧！谁知道从前该是
多美的绛唇才把这暗中化育！

这诗中的Lip一词两用，有点像双关。为反映这点，我想到了“江渚”和“绛唇”两个词。这倒是有人看到了，被认为是“对诗歌形式的追求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这是追求“诗歌形式”吗？什么叫诗歌形式？译River-Lip和Lip两个词同诗歌形式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只是“我来试试”双关之类的难题，难道应当不试试就放弃？评论者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既然没有，为什么不试试？不愿试倒也罢了，居然说是“对诗歌形式的追求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有这样“吹毛求疵”的吗？看来，也许由某些人士来试试，就不是“吹毛求疵”，是“探索精神”到了“毛里求斯”地步了。

本文开头就说，很多名人说过诗不可译，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两位外国诗人的名言。钱钟书先生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说：

关于译诗问题，近代两位诗人讲得最干脆。弗罗斯脱（Robert Frost）给诗下了定义：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摩尔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认为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ersetzungen und weniger schlechte），也就是说，不是更坏的，就是坏的。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译”。

作为译者，我觉得事情未必像他们说的那样绝对，后来发现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有可译的例子，译出后写了《诗，未必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兼谈汉语在译诗中的潜力》和《诗歌翻译是否“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兼谈汉字在译诗中的潜力》，分别发表在《外国语》1995年4月和《现代外语》1997年1月^①，以我对他们本人

① 两文收于拙作《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湖北教育版，1999），2007年重版，按出版社意见易名为《英语诗汉译研究——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

诗作的译文为例，说明他们的说法可能言过其实。

后来我发现，钱钟书先生《围城》第七章中讲到戴眼镜的范小姐时，引用的“美国人名言”是如下对句：

Men never make passes
At girls wearing glasses.^①

但钱先生在注释中未译成对句，而译为“男人不向戴眼镜的女人调情”。同样，《槐聚诗存》中谈到“英译波斯醺醺雅（Rubáiyát）颂酒之名篇”第12首时，也译成散文：“坐树荫下，得少面包、酒一瓯、诗一卷，有美一人如卿者为侣（and thou），虽旷野乎，可作天堂观。”

起先我觉得奇怪：钱先生可说是最理想的译者，译这样的诗，特别是译上面“美国人名言”那样的对句，应当易如反掌，为什么译成了散文？后来想到钱先生对译诗的看法，或许这就是他以散文译对句的原因。但我们可以试试如下：

姑娘一戴眼镜，
男人不来调情。

我想知道，这样的译文是坏还是次坏，或者是更坏？坏在哪里？知道了就可修改，一时改不好，可慢慢改，这至少可为译诗增添些许经验。毕竟译者只能译他在原作中看到和意会到的东西，意会不到的自然译不出。但如果向译者指明不足之处，可促使其考虑，深挖汉语潜力和自己潜力，译诗就有可能更准确反映原作，甚至“逼真”。事实上，一百多年来的英诗汉译，正是在实践中这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① 本对句与美国女作家帕克（1893—1967）的*News Item*（见下，也可见于本系列《美国短诗集》）非常相像。另外，《东方翻译》2013年第2期金其斌先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钱钟书197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演讲时，曾诙谐地说道：

Men seldom make passes

At girls who wear glasses.

这段话实际上引自美国女作家桃乐赛·派克（Dorothy Parker），钱氏博闻强记，信手拈来。”但是我有点疑惑：钱先生在加州大学演讲中用的，究竟是《围城》中的“美国人名言”，还是Dorothy Parker的*News Item*，因为这两者毕竟有所不同。

当然我更想知道读者对这样的译法是否认可，如果认为这样译对得起原作，那么本书和本系列都可说是按同样要求译出的。这里我想起弗罗斯特的一句话：“与其打网球而不用球网，我宁可写自由诗”（I'd as soon write free verse as play tennis with no net），也想鹦鹉学舌说一句：与其译格律诗而不反映格律，我宁可译自由诗。

黄杲炘

2017年10月

CONTENTS

THOMAS WYATT 2

'Throughout the World, If It Were Sought' 2

ROBERT GREENE 4

The Description of Sir Geoffrey Chaucer 4

WILLIAM SHAKESPEARE 6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6

'Where the Bee Sucks, There Suck I' 8

Epitaph: Chosen by Himself for His Tomb 8

THOMAS NASH 10

Spring 10

THOMAS CAMPION 12

Cherry-Ripe 12

BEN JONSON 14

On Spies 14

'Still to Be Neat, Still to Be Drest' 14

RICHARD CORBETT 16

To His Son Vincent Corbett 16

ROBERT HERRICK 18

Poets 18

Dreams 18

WILLIAM DAVENANT 20

Praise and Prayer 20

EDMUND WALLER 22

Under a Lady's Picture 22

怀亚特 (1503—1542)	3
“若有谁要把漂亮话寻找”	3
格林 (1558—1592)	5
乔叟写照	5
莎士比亚 (1564—1616)	7
“在这绿林中的树下”	7
“我同蜜蜂一起吮花蜜”	9
他自己选中的墓铭	9
T·纳什 (1567—1601)	11
春	11
坎皮恩 (1567—1620)	13
熟啦, 樱桃!	13
琼森 (1573—1637)	15
论密探	15
“总是要修饰, 总是要打扮”	15
科贝特 (1582—1635)	17
致儿子文森特·科贝特	17
赫里克 (1591—1674)	19
诗人	19
梦	19
戴夫南特 (1606—1668)	21
赞美与祈祷	21
沃勒 (1606—1687)	23
在一位女士画像下	23

JOHN DRYDEN 24

Epigram on Milton 24

JOHN WILMOT 26

Plain Dealing's Downfall 26

COLLEY CIBBER 28

The Blind Boy 28

ALEXANDER POPE 30

Epistle to Miss Blount, on Her Leaving the Town, after the
Coronation 30

THOMAS OSBERT MORDAUNT 36

Clarion 36

WILLIAM COWPER 38

The Nightingale and Glow-Worm 38

ISAAC BICKERSTAFFE 40

'How Happy Were My Days, till Now' 40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42

Let the Toast Pass 42

WILLIAM BLAKE 46

Gnomic Verse 46

The Sword and the Sickle 46

My Pretty Rose Tree 46

The Chimney-Sweeper 48

A Poison Tree 48

ROBERT BURNS 52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52

WILLIAM WORDSWORTH 54

'In These Fair Vales Hath Many a Tree' 54

德莱顿 (1631—1700) 25

题弥尔顿 25

威尔莫特 (1647—1680) 27

平易待人却垮台 27

西勃 (1671—1757) 29

盲童 29

蒲柏 (1688—1744) 31

致布朗特小姐, 谈她在加冕典礼后离开伦敦 31

莫当特 (1730—1809) 37

号角 37

库珀 (1731—1800) 39

夜莺和萤火虫 39

比克斯塔夫 (1733—1808?) 41

“从前我日子过得真欢快” 41

谢里丹 (1751—1816) 43

为她们一个个干杯 43

布莱克 (1757—1827) 47

箴言诗 47

剑和镰刀 47

我的艳蔷薇 47

扫烟囱的儿童 49

一棵毒树 49

彭斯 (1759—1796) 53

我的心在高地 53

华兹华斯 (1770—1850) 55

“这些好山谷保全了多少树” 55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54

Travelling 56

Written in March While Resting on the Bridge at the Foot of
Brother's Water 56

To a Child, Written in Her Album 58

'The Crescent-Moon, the Star of Love' 58

'If This Great World of Joy and Pain' 60

'How Beautiful the Queen of Night, on High' 60

DOROTHY WORDSWORTH 62

The Cottager to Her Infant 62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64

The Sad Story 64

'If I Had But Two Little Wings' 64

A Sunset 66

ROBERT SOUTHEY 68

Inchcape Rock 68

WALTER SAVAGE LANDOR 74

Ianthe 74

'Well I Remember How You Smiled' 74

ALLEN DAVENPORT 76

A Poet's Hope 76

THOMAS MOORE 78

'As Slow Our Ship Her Foamy Track' 78

A Canadian Boat Song 80

LEIGH HUNT 84

About Ben Adhem 84

ALLAN CUNNINGHAM 86

'A Wet Sheet and a Flowing Sea' 86